

# 奔跑的月光

胡学文 作品

这不是一个傻子的故事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荒诞命运。  
在这个精明的世界，能够做一个傻子，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。

第51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、最佳新导演获奖作品

《一个勺子》原著小说！



# 奔跑的月光

胡学文 作品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奔跑的月光 / 胡学文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106-04089-5

I . ①奔… II . ①胡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 068591 号

责任编辑 : 李 瑞  
封面设计 : 仙境设计  
版式设计 : 王玉双  
责任校对 : 张艳婷  
责任印制 : 庞敬峰

## 奔跑的月光

胡学文 著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) 邮编 100029  
电话 : 64296664 ( 总编室 ) 64216278 ( 发行部 )  
64296742 ( 读者服务部 ) E-mail : cfpym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 /710mm × 1000mm 1/16  
印张 /17.5 字数 /250 千字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089-5/I.0998  
定 价 32.00 元

## 目 录 CONTENTS

### 奔跑的月光 / 001

被吴老三顶回来，宋河不死心，再次找到吴老三。吴老三依然客气，话里却夹着钢钉，你认为我有责任呢，就去告我，要是觉得和我没关系，别再跟我提这事。吞咽着钢钉，宋河还得恭恭敬敬的。他不占理。

### 婚姻穴位 / 047

陈红的眸子里有一层柔柔的、亮亮的东西，有一刹那，刘好觉得自己被化掉了。陈红娇嗔，张嘴呀。刘好张开嘴，却连筷子一块咬住了。陈红抽了几下没抽出来，脸就红了。刘好觉到了自己的失态，赶紧低下头。刘好暗想，陈红果真喜欢他吗？如果那样……刘好想把自己活蹦乱跳的念头摁下去，可越摁它蹦得越高。刘好没有什么鲁莽行为，在陈红面前他还是拘束的。

## 大风起兮 / 091

吴卫恨恨地骂娘。赶走一条狗，引来一条狼。吴卫摸摸头，湿漉漉的。他后悔得眼珠子都要放炮了，早知这样，贴几个钱也不能与这种人扯上关系。现在怎么办？吴卫想到报警，可又担心，报警未必能把秋子怎样，一旦秋子翻脸……吴卫想象不出那是什么结果。

## 飞翔的女人 / 137

宣判大瓜那天，荷子最终没有挤近那辆卡车前，她在拥护的人群中，听见两个妇女的争执。一个说逮住这些人贩子的是一个外乡女人，她长得像俄罗斯人，还会武功。另一个女人说，听说那女人是公安局卧底，专门寻找人贩子的。

## 极地胭脂 / 187

唐英的男人没有如期而至。唐英有点魂不守舍，看人时的目光虚泛、空洞，没有内容。她的整个心思被男人挖走了。徐晃盯着唐英的背影想，爱情真他妈的有魔力，唐英这么刻板的女人也被烧得昏头。又想，两口子之间，何至于这样？不禁想起唐英骑驴的架势，心下嘀咕，真是烧的。

## 向阳坡 / 223

马达对着镜子，端详着自己的脸，他怕脸上露出喜气，惹老板不高兴。他摆布着各种表情，终于从中选定一种。谁说马达粗？也有细的时候哩。马达越来越感到老板的重要，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福气是和老板连在一起的。

## 奔跑的月光



被吴老三顶回来，宋河不死心，再次找到吴老三。吴老三依然客气，话里却夹着钢钉，你认为我有责任呢，就去告我，要是觉得和我没关系，别再跟我提这事。吞咽着钢钉，宋河还得恭恭敬敬的。他不占理。

## 1

回到村庄时，日头正往另一个地界缩。余晖被树梢摇落，如受伤的蝴蝶，虽竭力飞舞，终是隐散在寒风中。几天前下了一场雪，路已经变得瓷实光滑，但踩上去，仍怕疼似的咯咯吱吱叫。跟在宋河后面的人忽然挥舞胳膊，像驱赶什么，咻咻叫着往前猛冲。宋河正要提醒，他已仰面摔倒。一动不动，像冻硬的鱼。宋河疾走几步，俯下身。鼓凸的眼球卡住了似的，脏污的脸上却浸着笑。宋河生气了，猛抬起脚，却又缓下来，只是碰碰他。你个傻家伙，吓我一跳！

宋河走了没几步，那个人已追上来。他不说话，宋河更不想理他。两人穿过前街，后街，奔向村庄西北角。没碰见一个人，撞见两个活物，一条是吴老三家的狗，一只流浪秃尾巴猫。

门敞着，白花花的气往外卷。宋河抽抽鼻子，黄花蒸的是他爱吃的酸菜包子。那个人学宋河皱皱鼻子，不同的是，他还咧开嘴巴。那样大，像一个洞。

那个人突然抢到宋河面前。宋河想拽，那个人一只脚已迈进门槛。黄花正将笼屉拎出锅，那个人几乎撞她身上。她呀一声，两手松脱，笼屉斜跌进冒着热气的锅里。那个人不看黄花，倾下腰，双手同时往锅里伸，迅速抓起两个包子。他被烫了，手腕抖了抖，包子掉到地上。黄花还未反应过来，他已蹲下去，再次抓起那两个烙上黑手印又沾了尘土的包子。左咬一口，右咬一口。他的下巴几乎变形，烫的缘故，脖子蛇一样扭动。宋河冲进来，那个人两手已经空了。宋河扯住他，他把宋河甩开。宋河再次拽他，另两个包子已到 he 手上。宋河和他争夺，被他拖得团团转。黄花目瞪口呆，直到宋河大叫，她才醒过神儿。两人奋力撕拽，终是将他摁到灶坑儿。他背对着他们，头埋在墙角，将包子塞进洞，方转过脸。黄花操起擀面杖，



手却抖着。那个人没了刚才的疯样，鼓凸的眼球趴着横一条竖一条的恐惧。

宋河夺过擀面杖，冲他晃晃，老实点儿，小心把你的牙敲下来。那个人抬起胳膊，缓缓地却是紧紧地捂住嘴。手又大又黑，像破损的扇子。宋河瞪着他，会把你烫坏，烫坏你就不能吃东西了，晾凉才能吃，懂了？那个人不说话，可能是明白了，恐惧尚在，已淡去许多。

黄花问宋河怎么回事，宋河叹口气，先把包子拣出来吧。包子有一小半浸到水里，泡胀了。黄花翻出漏勺，捞上来。那个人窝在灶坑儿，悄无声息。

黄花盯着宋河，宋河看着包子。黄花急得跺脚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咋不明不白领个疯子回来，你也疯了？宋河说，是个傻子，不疯。黄花说，傻也罢疯也罢，你不能往家里领呀。宋河辩解，不是我领，是他跟着我不放。黄花责备，四十大几的人了，连个傻子也对付不了？宋河抓起几个没泡水的包子，放进搪瓷盆，端给那个人。看个人看看宋河，又看看包子，有些胆怯地伸出手。宋河瞄黄花一下，怎样？他不疯，就是饿坏了。

宋河大略讲了经过，两人不约而同把目光甩过去。搪瓷盆已经空了。他害羞似的，把那个颜色灰暗的盆子扣在脸上，然后往侧面移移，露出一只眼睛。眼球显得更凸更大。黄花往宋河身边缩，宋河拍拍她的腰。盆子移向相反的方向，另一只眼凸出来。宋河伸出手，那个人乖乖把盆子交给宋河。没了遮掩，那个人似乎有点紧张，手臂交叉抱在胸前，脑袋缩着，突又仰起来，冲黄花叫声娘。

黄花惊叫，天神神，叫我娘！他看上去比宋河年龄大。那个人又叫，娘！脸上竟有几分欢喜。

黄花气呼呼的，不准你叫，听见没？我不是你娘。我有那么老吗？你叫我娘！见宋河咧着嘴，她狠狠瞪着宋河，他吃饱了，快把他打发走。宋河说冷冻寒天的，他非冻死不可。黄花拧着眉问，咋？还真让他住下？宋河说，反正就一夜，明早把他送到镇上，都叫你娘了，不能白叫啊。黄花拧宋河，宋河边躲边笑，别，别，他吃饱，我肚子还空着呢。

那晚，那个人就缩在灶坑儿。外屋没炉火，放一盆水，会冻出冰碴子。黄花不让那个人睡炕。那个人身板壮实，万一起了歹念，她和宋河加起来也不是对手。你不怕吃亏，就让他睡炕，黄花有些威胁的意思。宋河说着不会吧，心里也敲起鼓。那个人若抢包子一样和他抢女人，他真招架不住。灶坑儿就灶坑儿吧，总比野地强。宋河找出厚重的寒气打不透的白茬皮袄。没人再穿这个，都穿轻薄的羽绒服，宋河也是，但一直没舍得丢。白茬皮袄是父亲留下的。父亲唯一留下的东西，这就派上用场了嘛。那个人老老实实的，宋河让他闭眼，他当下就合上了。

尽管是个傻子，还睡在灶坑儿，毕竟是个大活人，两人说话的声音小了许多。不是怕他，也不是怕他听，不是怕什么，可终究有些担心。声音压低，便带出几分诡秘。他们说的不是那个人，是正事。宋河挺怕女人问，但这个关口逃不掉。黄花不凶不泼，有时嘴上咋呼一些，可跟他一样，是老实人。他们是一对老实夫妻。她早看出结果，但还是要问。每次无果，他都很难受，说出来反而轻松些，即便如此，也不愿意一遍遍说。一个人难受总比两个人难受强，不说呢，还会有另一种难受。

但，那是已往。那个人把这个晚上搅了。黄花自然要问，不同的是，她觉得宋河会说与往常不同的话，他那么老远领个傻子回来，心情肯定不错么。可是，宋河说的话与之前没有任何不同，黄花就急了。往常，她也急，但只在心里急，因为那不是宋河的错，那个决定是他们共同做出的，她占的成分更大些。而今天，她似乎有资格急。宋河事没办成，反领个不相干人的回来，她能不急么？

宋河安慰她，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他再藏，我住他家里。黄花说，你不是说他家多得是么？你找见他别的家么？你能同时住他几个家里？宋河也带出火气，你要我怎么办？就是拼命也得找见他吧？宋河发狠，黄花就闭了嘴。可是，她憋得难受。外屋多个外人，她不想哭出来，可……还是没憋住，先是抽泣，很快成了号啕。宋河没有制止，索性由着她吧。哭了好一阵儿，声音弱下去。宋河把毛巾给她，她问，不会惊着他吧？宋河

责备，瞧你这相，不就几万块钱么？咱再挣。黄花也没好声调，单是钱，你还一趟趟跑什么？你又不是没受过骗，还不是自认倒霉？宋河就勾了头。黄花声音重，心反而不怎么憋了。她早就想哭，又怕给宋河添堵。这个不相干的人，似乎让她有理由无所顾忌。黄花不憋了，便有些气短，轻问，不会吓着他吧？宋河和她相视一眼，跳下地推开门。那个人仍在灶坑儿窝着，不知是睡着了，还是仅仅闭着眼。

两人仰躺着，像晒干的鱼。十五瓦的灯泡上沾着灰尘和苍蝇屎，灯光越发昏暗。儿子没出事的时候，黄花极为勤快，每季都要拧下擦拭，现在，她懒了许多。半晌，宋河说睡吧，黄花也说睡吧。宋河扯扯灯线，黑暗顿时挤满屋子。很快，宋河又爬起来。黄花问干什么，宋河说我忘了刚才插门没有。里屋门没有插销，宋河看的是外屋门。他没开灯，光着脚丫摸出去。

重新躺下，他说，那小子要是半夜跑出去，肯定冻死。

## 2

宋河领着那个人出了村，走出老远，村里的炊烟才东一绺西一绺甩出来。那个人一夜没动静，老老实实缩着。宋河拍他，他才睁开眼。他头发又浓又长，额前显然剪过，能看出是齐茬。黄花热了昨日的包子，那个人又是一顿海吃，挺规矩，没再抢夺，可吃得速度极快。宋河招呼他，他就跟在身后。

入了冬，宋河隔三差五往镇上跑。两年前，儿子坐了牢。六年，两千一百九十天。宋河听说只要花钱，可以少判几年。但花给谁呢？买紧俏东西总得和店掌柜说上话。宋河四处托关系四处碰壁，直到判决书下达，也没寻上帮忙的主儿，钱倒花出去许多。已经判了，宋河只好认命。今年夏天，宋河听吴老三说花钱可以减刑，又动了念头。宋河给吴老三重新打了炕，请吴老三喝了两顿酒，吴老三介绍宋河认识了他的远房亲戚吴多多。吴多多在镇上开着煤栈和油坊，听说县城还有别的生意。跑了三趟，吴多

多答应帮忙，说按行情减一年五万块钱。家里有三万，宋河又借了两万。几个月过去，儿子没减一天刑。宋河催问，吴多多起先还有理由，后来就生气了。宋河想吴多多半办不成了。宋河对吴多多说要是办不成，就把钱退回来吧。吴多多更加生气，说钱已经给了别人，追不回来。五万块钱可不是小数，没这五万，就不能再托别人。宋河一趟趟跑，快把脚跑烂了。

那个人，是宋河在吴多多煤栈门口撞上的。也不是撞，宋河根本不知他从哪儿冒出来的。宋河候了一上午，没见吴多多的影子。中午，坐在煤栈门口的石条上，就着寒风吃干粮。如果向吴多多女人讨口热水，想必也可。宋河不想张嘴，不想看她脸色。宋河一趟趟登门，她早就烦了。宋河宁愿就冷风，也有惩罚自己的意思。谁让他没能耐呢？没能耐还讲究什么？还喝什么热水？

宋河咬了几口，就看见那个人，距他不远。宋河没在意，继续啃自己的。可那个人一步步走过来，身子直直的，眼睛直直的。宋河挥挥手，让他走开。那个人没听见似的，死死盯着宋河手里的饼。宋河掏出一张，做个丢的架势。那个人一阵乱抓，仿佛烙饼已经在空中。宋河缓缓递过去。那个人不看宋河，所有注意力都在饼上。目光定牢靠，才颤颤地伸长胳膊，抓到饼，猛地撤回。几下就把饼吞了。然后，小心翼翼地瞄一眼宋河手里的饼，又瞄一眼宋河。宋河把另外一张也给了他。吞掉，那个人仍站着不动。宋河说没了，为让他相信，还把帆布包翻开。听清了吗？宋河问。那个人既不点头也不摇头，就那么站着。宋河不再理他。宋河在院里走几圈，在门口坐一会儿，然后又在院里走。宋河看着日头，掐着回家的点儿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宋河没看见那个人，就把他忘了。差不多出了镇，宋河才发现他，他竟然在身后跟着。宋河再次说没吃的给他了，叫他不要跟。那个人听懂了，因为他点头了。宋河起步，他又跟着。宋河挥舞胳膊，大声叫着，总算把他吓得站住。宋河走几步回回头，走几步再回回头，那个人站着没动。宋河松口气，不由加快步子。没多大工夫，那个人就追上来。宋河吓唬，他站住，宋河走，他就跟着。镇上好歹有个避寒的地方，在野

外非冻死不可。这么一想，宋河又返回镇上，给那个人指指，让他留在那儿。宋河捡起一块石头，说再跟就砸他。那个人一点儿点儿退缩，贴到墙上。宋河走出不到一里地，他又跟上来。宋河火了，照他腿上屁股小腹一阵猛踹。他绊倒后，又照他胸口踢了两脚。那个人不躲也不还手，脸上满是泥水一样的恐惧和哀求。宋河累了，也心软了，蹲下去，搜了搜那个人的兜子，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。宋河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跟我，我会把你丢在野地喂狼。宋河再走，那个人仍然尾随。宋河心想，该说的说了，该做的做了，不再理他就是。看见村庄，宋河回头看看，改了主意。那个人不可能返回镇上，正是坝上最冷的时候，在野外半夜就得冻成冰棍。收留他一夜，就一夜。

往常，宋河上镇只一桩事，现在成了两桩。后一桩不算什么，宋河打定主意，到镇上就不再理他。

宋河使个心眼儿，没直接去煤栈，进了镇里最大的市场。市场是环形的，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中间的空地则是敞开的货摊，那儿人多，杂乱。宋河转了几圈，总算把那个人甩掉。

宋河推开门，一只脚刚迈进去，另一只脚还未抬起，吴多多女人就把话射出来，不在！宋河顿了一下，还是把另一只脚抽过门槛。吴多多女人声音冷硬，不是告诉你不在么？宋河说，吴老板说三两天回来。吴多多女人问，他给你保证了？宋河说，我给吴老板打过电话，要么，你给他打电话问问？吴多多女人说，手机没电，想打你出去打。她细长细长的，像一根榨菜，项链几乎有拇指粗。不知咋的，她金灿灿的项链总让宋河气短。宋河陪着小心说，我等一会儿吧。吴多多女人皱皱眉，没撵宋河走。宋河决定在屋里等，她甩脸色就甩脸色吧。没两分钟，她的手机就唱起来。她打麻将，宋河悄无声息地缩在沙发上。客厅大，宋河缩着，显得格外小。宋河忽然想起那个人缩在灶坑儿的样子。此刻，他和那个人没什么差别吧。

宋河在沙发上吃过干粮，换个姿势，没挪窝，直到她们散场。吴多多女人似乎猛然发现宋河，问，还没走？宋河胸口撞了撞，想说，我不走了，

我要住下来。终是不敢，那样等于彻底撕破了脸。宋河无法预料会是什么结果。于是，他笑笑，问她能不能打个电话。她懒得回答，说要洗澡。然后，当着他的面脱下长裤。宋河从沙发上弹起来。

冷风吹过，宋河龇龇牙，骂了脏话。

宋河走得急，拐出院角，几乎和一个人撞上。竟然是那个人。宋河愣了愣，又骂了句脏话。

宋河到街上给吴多多打电话。家里有手机，儿子坐牢后，宋河不再交费，因为没什么用了。吴多多手机通着，但不接听。等了一会儿，宋河又拨，依然。宋河气呼呼地想，你不接，我天天来，不信撞不见你。

那个人在马路对面站着，显然在恭候宋河。宋河窝着一肚子气，大步过去，狠狠踹他一脚。还想吃干粮？还想跟我是不？那个人往后缩着，怯怯地看着宋河。见有人往这边瞅，宋河再次抬起脚放下去。起风了，宋河一趟一趟的，那个人却直僵僵的，还有他的头发，裹了油污的缘故吧，竟然没乱。行了一段，宋河想，就这么走，根本甩不掉那个人。于是，他折返到十字街，打了一辆车。宋河没这么破费过。为甩掉这个麻烦，没别的办法。车从那个人身边驶过，宋河瞄他，暴凸眼瞪得特别大。

离村尚有一里地，宋河让司机停车，不想让人看见他打车。比昨天早了点儿，他没急着走，在雪地站了一会儿，直到夕阳坠落。街道很安静，天冷，没人愿意出来。走到后街，却碰上吴老三。两人冷冷地打过招呼，谁也没停留。宋河找过吴老三，想让吴老三和吴多多说说退钱的事。吴老三说这不能怪他，他只负责牵线，别的事与他无关。确实不怪吴老三，宋河也没怪他的意思，只是觉得吴老三说话，吴多多给面子。被吴老三顶回来，宋河不死心，再次找到吴老三。吴老三依然客气，话里却夹着钢钉，你认为我有责任呢，就去告我，要是觉得和我没关系，别再跟我提这事。吞咽着钢钉，宋河还得恭恭敬敬的。他不占理。

黄花直奔主题：咋样？她每次这样问，宋河的头皮都被电了似的。但他尽可能说得平静，轻松。黄花问明天还去？宋河说当然去。突然意识到，

很有可能再撞见那个人，那就意味着，还得打车回来。不由一颤，接着是一个恶狠狠的喷嚏。

黄花打量他，冻着了？

宋河摇头，没事。

饭是蒸莜面，四周是宋河爱吃的土豆片。他没胃口，心不在焉。一天花三十，一个月就得九百。这样一算，胃口更差了。偏偏黄花问起那个人，宋河说到镇上就把他丢开了。黄花追问，你看清了，他没追你？宋河嘎嘎笑起来，表情夸张，不就个傻子嘛，还把你吓着了？黄花说，我真有些怕。宋河嘲弄，瞧瞧你这点儿胆子，把心好好放肚里吧。

睡前，黄花出去拎便盆，一个黑影突然从墙根站起。黄花惊叫一声，瘫下去。

宋河冲出屋，顺手扯扯门框一侧的灯线。昏黄的灯光下，那个人直直地戳着。

宋河把黄花扶起。黄花没好气，你不说甩掉了么？宋河说当然甩掉了，你是我老婆，他是不相干的傻子，我会为不相干的傻子哄老婆？

那个人似乎明白吓到了黄花，怯怯地叫声娘。

黄花叫，滚，滚远远的，我才不是你娘呢。

宋河搀黄花进屋，那个人跟着。宋河甩过冷脸，那个人定住。

宋河插住门，又用杠子顶住。

黄花仍埋怨宋河，宋河只好讲了打车的事。黄花不哆嗦了，声音却跑了调儿，这就是说，他自己能寻到这儿？宋河安慰着黄花，心却往下沉。黄花问，他能找见咱家，咋就找不见自己家？宋河说谁知道呢，或许他根本没家，要么他家在老远的地方。黄花没长暴凸眼，且眼窝略凹陷，却也瞪得大大的。他怎么就到了镇上，偏偏撞见你？宋河苦笑，我怎么知道？黄花不言声了，神情分明在问，怎么办？宋河寻思一会儿，说把他赶出院子，他爱咋咋吧。黄花问，他要是冻死呢？宋河说，死就死呗，咱不操心。黄花说，昨个儿你怕他冻死，今儿就不怕了？宋河说留他一夜行，不能天

天留，你想留他？黄花捣宋河一下，突然又抛出一个问题，要是他再爬进来，冻死在院里呢？一个人不明不白死在院里，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，只能再留他一夜。宋河没直接说，反问，你说怎么办？黄花丧气地说，还能怎么办？你家祖传的皮袄派上用场了。

宋河打开门，那个人原地未动，只是紧抱着膀子。看不清脏脸上的表情，但宋河能识辨出隐在胆怯背后的笑。他似乎料定宋河和黄花不会把他丢在外面。被人算计，何况还是个傻子，愠怒涌上来，宋河大步过去，举起手。那个人往旁边闪了闪，又慢慢竖直，脑袋微微下垂，似乎明白自己做了错事，应该挨打。宋河嗨一声，重重地拍他一下。

### 3

宋河去吴多多家瞭一眼便出来了。再没心思候吴多多，得先把当紧的麻烦解决掉。那个人跟在宋河身后，俨然宋河的影子，只是粗壮许多。宋河挨店铺问，包括钉鞋修自行车的。宋河陪着笑，一圈下来，脸酸痛酸痛的。他们不认识那个人，只有卖炒货的胖女人说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宋河双眼顿时冒出热气，求她好好想想。胖女人回想时，那个人突然抓了一把花生米。胖女人骂着，操起勺子就打。宋河赶忙挡在中间，连说我赔我赔。胖女人没要宋河的钱，她终于想起来，几天前，就是这个人抓了她的花生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胖女人问宋河，傻子是他什么人，宋河说不认识。胖女人生气了，你不认识他，干吗护着他？宋河苦笑，说信不信由你，我和他有关系，干吗问你？胖女人捏粒瓜子丢进嘴里，那句话和瓜子皮一同吐宋河脚下，这年头，什么哈哈事没有？宋河拽了拽那个人，花生已经吃光，他正伸着长长的舌头舔掌心上的红衣。走出几步，宋河踹他一脚，还嫌添的麻烦少？再抓别人东西，掀烂你舌头，记住没有？那个人惶恐地点头。

转完店铺，宋河领着那个人往住户区走。营盘镇很大，转了半上午，无果。中午，宋河找个背风处，掏出干粮。宋河没给他，吃一口瞄他一下，



那个人随着宋河的咀嚼抽动腮帮子，宋河吞咽，他也做出吞咽的动作。戏弄一会儿，宋河把另一份丢给他。那个人姿势都不换，一阵猛塞。宋河叫，慢点儿，真是饿死鬼投胎。吞下去，他冲宋河笑笑。宋河叹气，你个傻子啊！

问了几道街，没有谁认识那个人，看来，他多半不是营盘镇的。忽然想起胖女人的话，难道他的家人正想丢掉这个累赘，故意说不认识？又想，这不大可能，他们不认他，他总该认出他们。如果是那样，就算他不张口，宋河也能瞧出来。

已经傍晚，冷气重了许多。经过五金店，宋河买了一根绳子塞进包里。出了镇，宋河站住。他掏出绳子晃了晃，你别再跟我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你再跟我，我就捆了你，把你扔到野地喂野狗。宋河相信那个人听懂了，仍然追问，听懂没有？那个人害怕地点点头。那好，你往镇上走，别跟我。那个人后退几步，站定。宋河再次扬扬手，表情透着凶狠。

宋河没走多远，那个人就跟上来。宋河站住，他就停下，宋河起步，他就往前挪。宋河嚷，我不是说着玩，你个傻子，小心点儿！但没用。

宋河生气了，甩开腿猛跑，很快拐进林带，往田野跑。雪厚，但酥软，一脚下去，脚腕子全没进去，跑不快。当然，宋河也没打算快跑。体力上，那个人绝对超过他。出了田野，又是一条林带。宋河站住，等着。

我不是说着玩，你不听，活该你！宋河捆他，他确实害怕了，但并不躲。宋河没费什么劲儿就捆个结结实实，然后把他绑在枯树上。你别怪我，是你逼我的，我没偷过没抢过连鸡都没杀过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

那个人一声不吭。宋河离开，他突然呜呜起来。

宋河的腿颤了，但没回头。

呜呜……呜呜……

宋河深一脚浅一脚，腿像木头，没有任何感觉。呜呜声渐弱，直到消失，只剩风声。风不大，却如胖女人吐瓜子皮一样响。出了林带，拐上大路，宋河躲瘟神般狂奔起来。路是走过几百次上千次的路，不用看，也不再想，脑子是空的，如深秋的田野。毫无防备的，他刹住。刹得猛，身子